

专题：种族主义与身份政治

美国的新种族政治：白人保护主义、 种族赔偿及美国认同

[美] 罗杰斯·史密斯 [英] 德斯蒙德·金

内容提要：自美国独立以来，不同的“种族秩序”或“种族政策阵营”主张之间的冲突始终塑造着这一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于种族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主张“无种族意识”和“有种族意识”两派阵营之间。然而当下，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对立种族政策阵营正在经历重大转变。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主张“无种族意识”政策的保守派逐渐转变为维护“白人保护主义”的阵营，而“有种族意识”政策的拥护者也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动员，愈加关注通过“种族赔偿”手段解决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些新形成的且更加政治极化的种族政策阵营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联盟，或将在未来几年中继续塑造美国的政治生态。

关键词：无种族意识 有种族意识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白人保护主义 种族赔偿 系统性种族主义

一、美国种族政治的起源及结构

美国的种族政治正经历一场规模浩大的重大变革，已将美国带到了一个关

[美] 罗杰斯·史密斯 (Rogers Smith)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英] 德斯蒙德·金 (Desmond King) 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安德鲁·梅隆教授。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期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2, No. 2, 2020, <https://doi.org/10.1007/s42533-020-00057-5>)。此处刊载已获得作者本人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 (Springer Nature) 出版集团的授权许可。

键时刻。但正如包括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先驱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美国种族问题的深刻根源可远溯至其建国以前。¹

在15世纪于爱尔兰建立种植园后，英国人在17世纪初于北美建立了新斯科舍和弗吉尼亚殖民地。尽管英国殖民者同美洲原住民最初的关系十分复杂，两者甚至在部分公共领域进行了合作，²但双方的关系迅速恶化，长期处在殖民者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中。³为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种植作物，英国人曾试图奴役美国部落中的原住民，但由于原住民的猛烈抵抗并且逃离殖民地、返回家乡，英国人很快放弃了这项计划。

1619年，英国殖民者开始输入黑奴，强迫其作为劳动力。相较于美洲原住民，这些黑奴对殖民者来说更好管理，因为尽管黑奴也极力反抗，但是他们却无法逃离返乡。到18世纪，尽管仍有部分殖民者不认可，但在大多数牧师、政治领袖和民众支持下，黑人奴隶制在大部分英属北美殖民地中确立。其中，南部的英属殖民地尤其依赖黑人奴隶来种植和收获烟草、稻米和蓝靛。

随着殖民地经济的繁荣，为支付大英帝国的巨大开销并确保殖民收益惠及本土，大英帝国当局开始不断向殖民地征税并加强管制。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和利物浦等城市，以及伦敦港周边的多个地区，都是靠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和奴役劳工产生的收入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但是，对殖民地的征税及管制也招致了“新世界”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1776年，代表13个殖民地的革命者在费城宣布独立，并发动独立战争。而就在前一年，费城的教友会（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或常称的贵格会（Quakers），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废奴运动组织。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当局以自由为交换条件让很多黑人奴隶加入了英方，而对奴隶劳动力依赖较少的部分北方殖民地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为支持独立的奴隶提供自由。同时，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指出，追求自由的革命宣言与奴隶制之间存在着矛盾。而独立后，虽然许多北方州采用了渐进式的黑奴解放法规，致力于在下一代中彻底终止奴隶制度，但许多南方州却激烈捍卫并沿用了其视为“独特制度”的奴隶制。

有鉴于此，1787年美国宪法（于费城确立）的制定者们不得不针对奴隶制度做出重大南北妥协。宪法在序言中虽然向“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承诺了“自由的庇佑”，但在计算每州的居民人口时，却将每一个奴隶仅算作五分之三个

1 John Hope Franklin and Evelyn Brooks Higginbotham,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s*, 9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10.

2 Allan Greer, *Property and Disposs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 Paul Frymer, *Building an American Empire: The Era of Territorial and Political Expan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自由人,从而增加了南方诸州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的代表数量。¹ 当时参与制宪会议的部分成员迫切期望奴隶制度能很快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从而自行消亡,但是耶鲁大学毕业生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于1793年发明的轧棉机却使奴隶制死灰复燃。使用奴隶劳动来种植棉花很快成为美国南部的最大财富来源,其影响渗透到了美国其他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包括在南方土地上投资奴隶贸易的个人和组织、北方纺织业及发行基于奴隶制种植园债券的纽约金融业等。²

通过上述方式,在法律上自我规定为“白人”的美国人虽然一开始就承诺给所有人自由,但该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自由平等权利。实际上,美国的政治结构从一开始就被那些认为剥削合法的美国人和认为其不合法的美国人之间的冲突所塑造着。在早前的著作中,笔者已论述过由此产生的种族政治是如何成为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的。

笔者曾提出,通过了解美国的政治角色是如何被驱使着加入所谓的“种族制度秩序”(racial institutional orders)或“种族政策阵营”(racial policy alliances)来分析美国种族政治的总体框架是有益的。³ “种族制度秩序”与“种族政策阵营”作为同义词,泛指在各个时期针对重大种族政策问题所组成的不同立场的政治阵营。这些阵营有时被称为“联盟”,意在突出其为推动同一政策而联合的灵活松散特性;有时也被称为“制度秩序”,强调这些阵营主要由权威的执政机构和官员组成,有能力根据自身的种族观点来塑造民众生活。

至今,美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三组对立的种族秩序或阵营。首先,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奴隶制的支持派和反对派都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战争虽然结束了奴隶制,但并没有消除支持或反对种族主义的社会情绪。由此,

美国种族问题的深刻根源可远溯至其建国以前,至今呈现出三组对立的种族阵营: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期间奴隶制度的支持派和反对派、南北战争后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无种族意识”政策和“有种族意识”政策的支持者。

1 在美国《1787年宪法》中,奴隶不具投票资格,若奴隶被计入州人口总数,奴隶主将拥有附属奴隶带来的附加投票份额。保持奴隶制的南方诸州因而寻求将奴隶人口计入人口总数,以增加其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的代表人数,而倾向于废除奴隶制的北方诸州则希望只将自由人计入州人口总数,以减少南方州的代表人数。最终的“五分之三”妥协使南方诸州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获得了比不计入奴隶人口多三分之一的席位。——译者注

2 Barbara Holden-Smith, “Lords of Lash, Loom, and Law: Justice Story, Slavery, and Prigg v. Pennsylvania,” *Cornell Law Review*, Vol. 78, No. 6, 1993, pp. 1086-1151; Peter James Hudson, *Bankers and Empire: How Wall Street Colonized the Caribbe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3 Desmond King and Rogers M. Smith, “Racial Order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1, 2005, pp. 75-92; Desmond King and Rogers M. Smith, *Still a House Divided: Race and Politics in Obama's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支持种族隔离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联盟应运而生，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曾经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保守派在解决美国种族问题时将自己重新包装为“无种族意识”（color-blind）政策的拥护者，反对被许多民权运动家所强调的“有种族意识”（race-conscious）措施。

虽然很多民权活动家曾试图通过支持“无种族意识”政策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很快就意识到，正如同部分活动家一直坚持的那样，需要大量针对特定种族的政策举措来真正改善有色人种的处境。尽管这种观点更贴近现实，但这种立场的转变使得至少在公开场合中愿意修正自己观点的种族政策保守派重新获得了政治优势，因为“无种族意识”在表面呈现出针对种族问题更加中立的态度，尤其在有着强烈个人主义传统的美国，“无种族意识”表面上十分公平，即没有人会因为其所属的人种而获得好处或受到处罚。甚至在没有全面了解马丁·路德·金（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思想的人看来，“无种族意识”也符合其不以肤色来判断人的愿景。然而，由于美国社会长期的白人至上主义传统及其带来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无种族意识”在实践中延续了很多少数族裔的劣势。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保守派意识到，通过对“无种族意识”原则的坚持，他们既可以捍卫自身的利益，又可以在公众心目中重新占据制高点。

但这一保守派的种族政策口号并没有完全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提倡“无种族意识”和“有种族意识”措施的支持者分别控制着对立的美国联邦机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机构。尽管如此，自1980年里根改革以来，不分肤色的“无种族意识”政策阵营一直占据上风。

到21世纪初，“无种族意识”政策减缓了小学、特别是高中废除种族隔离的步伐，导致种族重新隔离的现象明显增加，限制了在大学招生、公共招聘和订立合同方面采取平权行动，削弱了针对少数族裔在投票中面对的压迫的保护，并且基本上终止了用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资金来确保经济适用房配额以及追求公平住房的平权行动。共和党总统成功使“无种族意识”政策的支持者在最高法院中占据微弱多数，使最高法院常常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通过并推动上述政策的发展。这其中包括禁止学校种族融合的“家长参与社区学校诉西雅图案”（551 U.S. 701, 2007）以及臭名昭著的破坏了《选举权法》的“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570 U.S. 529, 2013）。

换言之，“无种族意识”政策联盟实际上帮助了那些希望维持其系统性优势的美国白人。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相关民权法案通过后的几十年里，即使是依然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美国人也发现，支持“不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制定实属明智之举。这种姿态不仅可以延缓支持及改善美国少数族裔劣势的政策推进，也保证了即使非洲裔美国人获得重要政治权力（如巴拉克·奥巴马），他们

也不太愿意让“有种族意识”成为其核心政策。¹

但今天，美国正在见证其种族政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美国政治已经步入了一个更加极化的阶段，拥护“白人保护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明确追求保护甚至加强白人的既有优势，而致力于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对立政治阵营，则呼吁远远超出传统平权行动的“种族赔偿”。无论2020年大选结果如何，上述新的种族政策阵营可能会长久存在，进而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

二、美国的新种族政治：白人保护主义

尽管奥巴马任内在种族问题上比较低调，但其当选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并执政八年，这无疑是改变美国种族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另一重要因素是，在2012年之后，民众对奥巴马当选后的高度期待逐渐转为针对种族问题进展缓慢的不满，叠加警察基于种族主义的暴力执法案频繁发生，导致2013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民权运动的出现。这些事态进一步加剧了许多美国白人的担忧，他们担心自1980年以来盛行的种族问题保守时代已经结束，并将威胁到他们习以为常的优势。

美国种族秩序的最初转变出现在奥巴马执政的前两年，当时爆发了一系列反奥巴马及其政策的运动，包括白人占多数的茶党（Tea Party）运动和特朗普主导的“出生地”（birther）运动等。前者让民主党在2010年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权，而后者旨在否认奥巴马的国籍。² 美国更出现了一个新的（或更可能是潜藏已久的）“白人认同”群体，他们认为白人已经越来越成为逆向歧视的受害者，因为奥巴马主政下的美国过于“政治正确”，只关注了少数族裔。³

实际上，上述担忧并非始于奥巴马时期。一项2011年的研究发现，尽管美国黑人和白人都相信，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有所减少，但许多白人却认为，反白人的歧视在这几十年里持续增加，最终可能甚至会比针对黑人的歧视更普遍。截至2017年，有55%的白人认为其在现代美国遭到了歧视，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认同少数族裔同样面临歧视。⁴ 这些认为遭受了种族歧视的白人不仅反对“有种族意识”的政策，而且也反对所有在他们看来实际目的在于帮助非白人族裔却使白人受害的那些表面上的“无种族意识”政策。

1 Nick Bryant, “Barack Obama Legacy: Did He Improve US Race Relations?” *BBC News*, January 10,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8536668>.

2 Ashley Jardina and Michael Traugott, “The Genesis of the Birther Rumor: Partisanship, Raci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Vol. 4, No. 1, 2019, pp. 60-80.

3 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4 Don Gonyea, “Majority of White Americans Say They Believe Whites Face Discrimination,” *NPR News*, October 24, 2017.

这种不断强化的白人身份认同奠定了特朗普2016年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基础。在特朗普的竞选政治动员中，有三个因素使得民众从支持“无种族意识”政策转向了支持白人保护主义。第一，特朗普措辞激进，避谈“无种族意识”原则而经常提及对白人的保护；第二，特朗普战略性地强调了白人基督徒受到的所谓特殊压制；第三，特朗普表明了逆转民权政策的决心。

（一）“白人保护主义”的说辞

笔者近期提出，特朗普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表示，其当选后的执政重心不会放在解决美国种族歧视问题上。¹他甚至谴责奥巴马“谈论美国过去的错误”，²并抨击了那些宣称“警察是我们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势力”的人，称他们“伤害”了守法的美国人，并称赞警察执法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³他还在推特上发布了许多白人受到黑人犯罪伤害的案件，并两次转发了用户“WhiteGenocideTM”的帖文。⁴据此，特朗普提出并推进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民权议程”，内容包括强调强有力的警察治安、择校权，以及放松管制以促进就业等。这些措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反歧视政策，更远非针对特定族裔的“有种族意识”政策。⁵尽管在官方表述中，特朗普表示将会保护所有国民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但实际并非如此。数据显示，近几年里，有关种族和宗教的仇恨犯罪率在支持特朗普的郡县中上涨了226%。⁶

频发的仇恨犯罪很多由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主导。在特朗普的执政下，他们相信总统站在他们一边，也变得愈发猖狂。特朗普虽然在一些场合表示不认同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但他一再为打着这种旗号游行的人辩护，转发

1 Rogers M. Smith and Desmond King, “White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8, No. 2, 2020, pp. 1-19.

2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 in Youngstown, Ohio,”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ugust 15,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youngstown-state-university-youngstown-ohio>.

3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the Washington County Park Fair in West Bend, Wisconsin,”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ugust 16,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washington-county-fair-park-west-bend-wisconsin>, 2020-11-18;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a Rally at Sun Center Studios in Chester Township, Pennsylvania,”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September 22,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rally-sun-center-studios-chester-township-pennsylvania>.

4 译者注：WhiteGenocideTM 是一个涉嫌种族歧视的账号。Nicholas Confessore, “For Whites Sensing Decline, Donald Trump Unleashes Word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Times*, A1, July 14, 2016.

5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the Cleveland Arts and Sciences Academy in Cleveland, Ohio,”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September 8,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cleveland-arts-and-social-sciences-academy-cleveland-ohio>.

6 Ayla Feinberg, et al., “Counties That Hosted a 2016 Trump Rally Saw a 226 Percent Increase in Hate Crimes,” *Washington Post*, March 22,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3/22/trumps-rhetoric-does-inspire-more-hate-crimes/?noredirect=on&click=https://t.co/bYXsN60xZH>.

他们的信息,并任命与这些群体长期有联系的人担任公职。¹ 特朗普常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并且和他的前任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一样,强调自己对世界各地的威权民族主义领导人和运动的支持。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仅重视国家主权,还同时希望保持占据主导地位的族裔的优越地位。² 近年来,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带来的不宽容现象呈全球蔓延之势,这也更让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相信他们代表着未来。

与此相关的是,犯下仇恨犯罪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常常视自己为国际性运动的一部分。³ 他们中很少有人援引“无种族意识”的相关言辞来辩护自己的行为,而是声称其与特朗普一样,是在保护白人免于在全球受到不公平的对待。2020年夏天,许多民兵组织,包括部分白人种族主义者,在美国多个城市以维护城市安宁的名义,常常通过火上浇油的方式对抗“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游行。⁴

由于特朗普对种族主义者含糊其词的态度,这些组织常常以他之名行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应对上的迟缓与混乱导致其支持率在2020年3月后急剧下降。为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特朗普进一步强化了其保护主义言论。但其承诺的并非公共健康,而是通过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游行、促进城市郊区(种族)融合的政策来承诺安全。在2020年7月4号的国庆周末,特朗普表明将击败那些他所声称的“新极左法西斯主义者”,因为这些人试图摧毁“美国国家遗产”,比如他视作英雄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雕像。⁵ 他称在纽约特朗普大厦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画作是一种“仇恨的象征”。⁶ 他还抨击了奥巴马时代在美国郊区推行低收入、种族融合的住房政策,并声称自己是在保护“美国梦”。他所认为的美国白人追求的“美国梦”意味着

1 Sean Collins, “Trump Once Flirted with White Nationalism. Now It’s a Centerpiece of His White House,” *Vox*, July 21, 2020, <https://www.vox.com/21313021/trump-white-nationalism-supremacy-miller-bannon-immigration>.

2 Gillian Hart, “Why Did It Take So Long? Trump-Bannonism in a Global Conjunctural Frame,”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Vol. 102, No. 3, 2020, pp. 239-266.

3 Max Rose and Ali H. Soufan, “We Once Fought Jihadists. Now We Battle White Supremacist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11/opinion/politics/white-supremacist-terrorism.html>.

4 Isaac Stanley-Becker, “As Protests Spread to Small-town America, Militia Groups Respond with Armed Intimidation and On-line Threats,” *Washington Post*, June 18,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as-protests-spread-to-small-town-america-militia-groups-respond-with-online-threats-and-armed-intimidation/2020/06/18/75c4655e-b0a1-11ea-8f56-63f38c990077_story.html.

5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 in Youngstown, Ohio.”

6 Kevin Liptak and Kristen Holmes, “Trump Calls Black Lives Matter a ‘Symbol of Hate’ as He Digs in on Race,” *CNN Politics*, July 1, 2020, <https://www.cnn.com/2020/07/01/politics/donald-trump-black-lives-matter-confederate-race/index.html> <https://www.cnn.com/2020/07/01/politics/donald-trump-black-lives-matter-confederate-race/index.html>.

城郊的种族和阶级隔离。¹ 他威胁要否决将内战时期南部联盟将军的名字从军事基地中移除或更改的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得到了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² 他还拒绝谴责那些自诩为民兵并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向示威者开枪的人。³ 在接受202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特朗普一再承诺将“保护”美国人。他声明，将“确保不同种族、宗教、肤色和信仰的公民享有平等权利”，这是他最接近“无种族意识”原则的言论，但随后他却立即具体说明他已经保障并将继续重点保障的是公民的“宗教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⁴ 在特朗普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五年来，他动员种族保守派的方式并非基于“无种族意识”原则，而是“白人保护主义”。

（二）“白人保护主义”的策略

运用历史因素来进行动员时，执行措施必须十分巧妙。即使是对特朗普来说，像二战前的美国领导人那样公开地谈论白人保护主义，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更不必说谈论白人至上主义。在竞选初期，特朗普意识到他可以规避上述做法，而通过明确承诺保护基督徒免受不公正的自由主义侵害而获得热烈支持，尤其是那些保守的白人基督徒。2016年，特朗普在一个基督徒集会上承诺，“基督教将拥有权力”，并声称，“如果我在那里，你们不再需要任何其他人士”。⁵ 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特朗普继而批评了1954年的约翰逊修正案，称该法案剥夺了“公开宣扬政治观点”的“宗教机构”的免税地位。特朗普表示这些宗教机构的“声音被剥夺了”。⁶ 他还告诉基督教团体：“基督教信仰不是美国的过去，而是美国的现在和未来。”他称：“我们的媒体文化经常嘲笑和贬低有信仰的人”，而“政客们也抛弃了你们”。特朗普承诺其政府将不同于以往并以前所未有的方

1 Annie Karni, et al., “Trump Plays on Racialized Fears of Terrorized Suburbs to Court White Voters,”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9/us/politics/trump-suburbs-housing-white-voters.html>.

2 Karoun Demerjian, “Trump Threatens to Veto Military Bill over Confederate-named Bases, Forcing a Showdown with Republicans,” *Washington Post*, July 21,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trump-veto-confederate-bases/2020/07/21/9a45fa88-cb7b-11ea-91f1-28aca4d833a0_story.html.

3 Zack Beauchamp, “Donald Trump Is Inciting Violence,” *Vox*, September 1, 2020, <https://www.vox.com/2020/9/1/21409037/trump-protest-riots-kenosha-violence-incitement>.

4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the Washington County Park Fair in West Bend, Wisconsin.”

5 Elizabeth Dias, “Christianity Will Have Pow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09/us/evangelicals-trump-christianity.html>.

6 Donald J. Trump, “Addressing Accepting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in Cleveland, Ohio,”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uly 21,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accepting-the-presidential-nomination-the-republican-national-convention-cleveland>.

式“珍惜、保护和捍卫基督教遗产”。¹

到2020年，大多数美国福音派信徒都认为，特朗普已经兑现了这些承诺，其表现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视他为基督教伟大的保护者，并且很清楚受他保护的是何种基督徒。一名特朗普支持者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在奥巴马任职期间作为一名基督徒是“危险的”，因为“美国的所有问题”都被归咎于“白人基督教信徒”。还有人认为，在奥巴马执政的年代，“我们（白人）的自由”正在“慢慢被剥夺”，而“美国白人”正在“迅速成为少数族裔”。² 这些支持者确信，特朗普在承诺保护基督教时，他也是在承诺保护美国的白人。对很多人来说，美国是白人基督教的美国，而他们也更愿意去原谅像特朗普这样捍卫白人基督徒权益的人的所有过错。

（三）“白人保护主义”的政策

特朗普倾向于白人保护主义的政策主要分两个阶段实施。首先，他不断任命反对为少数族裔社区提供援助政策的人担任内阁机构和联邦司法部门的重要职位。特朗普政府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森（Ben Carson）就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补助政策的反对者。另外，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也在其担任亚拉巴马州总法务官期间，为该州后布朗案时代（post-Brown）但事实上仍存在种族隔离的教育体系进行辩护。塞申斯也对选举舞弊和平权行动提出异议。塞申斯的继任者威廉·巴尔（William Barr）也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示威者是使用“法西斯”伎俩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并指控其中一名成员“叛国”。³ 在移民政策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上，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发挥着决定性影响。米勒与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联系引起了众怒，但是特朗普对此不置一词。⁴

其次，特朗普与他任命的官员系统性地逆转了数十年来的种族平权政策，反

1 Donald J. Trump, “Remarks at Great Faith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in Detroit, Michigan,”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September 3,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great-faith-international-ministries-detroit-michigan>; Donald J. Trump, “Remarks to the 11th Annual Values Voter Summit in Washington, D.C. Omni Shoreham Hotel,”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September 9,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11th-annual-values-voter-summit-washington-dc-omni-shoreham-hotel-washington>.

2 Elizabeth Dias, “Christianity Will Have Power.”

3 Jaclyn Peiser, “‘Their Tactics Are Fascistic’: Barr Slams Black Lives Matter, Accuses the Left of ‘Tearing Down the System’,”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0,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2020/08/10/barr-fox-antifa-blm/>.

4 Amanda Holpuch, “Stephen Miller: the White Nationalist at the Heart of Trump’s White House,” *The Guardian*, November 24,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9/nov/24/stephen-miller-white-nationalist-trump-immigration-guru>.

抗对白人特权的侵蚀，并且削弱少数族裔社区的地位。案例包括：¹

1. 支持针对大学平权行动的诉讼；
2. 剥夺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下属的公平贷款和平等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Fair Lending and Equal Opportunity）反对信贷歧视的执法权力；
3. 终止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要求公司按性别、种族和族裔报告薪酬以识别歧视模式的规定；
4. 成立移民局新部门以调查美国归化入籍中不符合资格的案例；
5. 在2016年11月，成立了“选举舞弊”调查委员会，但并未查出任何舞弊行为；
6. 支持各州新的选民身份证法，助长了投票中的种族歧视性压迫；
7. 废除由司法部支持的监督警察歧视性行为的同意令；
8. 终止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与司法部为打击种族歧视而提起的针对《公平住房法案》差异化影响的诉讼；
9. 废止奥巴马时代提出的“积极推进公平住房”规定，该规定要求地方政府评估并且改进住房选择权；
10. 支持各学区免于法庭反种族隔离法令的约束，学校的种族隔离问题始终存在；
11. 拒绝打击右翼极端主义组织的崛起，而仅仅谴责左翼活动分子为“国内恐怖主义”分子。尽管有证据表明，包括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在内的右翼组织实施了更多的暴力行动；²
12. 叫停联邦政府有关多元化的培训项目，该项目内容与批判性种族理论一致，认为美国白人受益于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³

尽管前几届共和党政府曾支持过类似的政策，但尚未有一届政府如此大力且一贯地推行这些政策。此外，与前任共和党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没有强调任何“无种族意识”的立场，而是吹嘘自己推翻了奥巴马的自由主义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未能保护美国人，或者至少是部分美国人。

1 Rogers M. Smith and Desmond King, “White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

2 Steve Inskeep, et al., “Former DHS Official: White House Failed to Take Right-Wing Extremism Seriously,” *NPR*, September 2, 2020, <https://www.scpr.org/news/2020/09/02/94289/former-dhs-official-white-house-failed-to-take-far/>.

3 Adam Shaw, “Trump Ends ‘Critical Race Theory’ Training for Federal Employees, Calls It a ‘Sickness,’” *Fox News*, September 5, 2020,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trump-ends-critical-race-theory-training-federal-employees>.

三、美国的新种族政治：种族赔偿

随着白人保护主义逐渐成为种族保守派新的政策核心，且使其更加激进的政策和策略正当化，维护少数族裔的对立派为进一步突出其长期的立场，也愈加倾向关注“种族赔偿”和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从19世纪末的亨利·麦克尼尔·特纳主教(Bishop Henry McNeal Turner)到20世纪的“伊斯兰国家”(Nation of Islam)运动和“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黑人民族主义者通过援引内战时期对黑人“40英亩和一头骡子”的承诺，开始将赔偿问题作为优先议题。1955年，随着现代民权运动的发展，奥德利·摩尔(Audley “Queen Mother” Moore)成立了美国奴隶后裔赔偿委员会。虽然影响有限，但它使得补偿非洲裔美国人的诉求得以为继。20世纪80年代末，要求美国国会为被关押到拘留营的幸存日裔美国人提供补偿的运动蔚为风潮，这也继而促成了全美黑人要求赔偿联盟(N’ COBRA)的成立，并活跃至今。¹ 1989年，美国众议员约翰·康耶斯(John Conyers)² 反复提出H.R.40法案，要求建立研究和推进赔偿奴隶的相关委员会。³ 该法案现在由众议员希拉·杰克逊·李(Sheila Jackson Lee)接棒，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主流民权组织的支持，如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民权领袖会议(Leadership Conference for Civil Rights)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在2020年的竞选中，很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表示将支持推进赔偿问题，包括最初持怀疑态度的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⁴

直到最近，美国非洲裔赔款问题一直处于美国种族政治的边缘。“谷歌趋势”表明，在21世纪初，兰德尔·罗宾逊(Randall Robinson)出版的《债务》一书，⁵ 以及他与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奥格莱特里(Charles Ogletree, Jr.)共同创

1 奥德利·摩尔(Audley “Queen Mother” Moore)是美国著名的非裔民权运动领袖和黑人民族主义者。1972年，她被加纳共和国的阿散蒂民族(Ashanti People)授予“酋母(Queen Mother)”荣誉称号，该称号一般由非洲部族授予掌权或具领导地位的杰出女性。奥德利·摩尔(Audley “Queen Mother” Moore)遂成为其在美国广为人知的名字。——译者注

2 Charles P. Henry, “The Politics of Racial Reparation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34, No. 2, 2003, pp. 131-152; Martha Biondi, “The Rise of the Reparations Movement,”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 87, pp. 5-18.

3 Ibid.; Charles P. Henry, *Long Overdue: The Politics of Racial Repar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Mike Lillis and Scott Wong, “Reparations Bill Wins New Momentum in Congress,” *The Hill*, April 4, 2019, <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437286-reparations-bill-wins-new-momentum-in-house>; Lauren Gambino, “Call for Reparations Are Growing Louder. How Is the U.S. Responding?” *The Guardian*, June 20,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n/20/joe-biden-reparations-slavery-george-floyd-protests>.

5 Randall Robinson, *The Debt: What America Owes to Blacks*, New York: The Penguin Group, 1999; Charles P. Henry, “The Politics of Racial Reparations.”

立的赔偿协调委员会虽然一开始掀起了对“种族赔偿”的热议,¹但相关话题在此后的15年中却淡出了人们视线。²直到2018年,有关对美国非洲裔的赔偿问题的讨论才再次受到瞩目。然而,当下只有极少数民权组织将“种族赔偿”作为其核心议程,大部分民权组织(例如,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2020和公民与人权领导会议2020)仍将重点放在教育和就业领域的平权行动、刑事司法改革、医疗保健、投票权、种族环境正义等其他传统议题上。³

但是,“种族赔偿”正在成为美国种族政治的重要议题。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2014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上发表的《赔偿的理由》一文,⁴该文章的发表时值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被杀的一个月前。这两个事件直接影响并推动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发展。2013年,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在谋杀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后被判无罪释放。该事件激起了帕特里斯·卡尔洛斯(Patrice Cullors)、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和欧帕尔·托梅蒂(Opal Tometi)的愤怒,并联合在推特上创建了一个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话题标签。这个话题标签很快发酵成为一场持久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运动。⁵尽管这个运动的策略、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及其议程都遭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批评,但它目前已经在美国成立了16个分会,并与世界各地的同盟组织建立了联系。⁶一些分析人士指出,2020年以其名义发起的抗议活动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民调显示,2020年夏天,超过60%的美国人表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且更多的人认同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存在着种族主义导致的不公正问题。但多数的共和党人反对该运动,同时超过60%的美国人仍然

1 Emily Newburger, “Breaking the Chain,” *Harvard Law Bulletin*, July 1, 2020, <https://today.law.harvard.edu/feature/breaking-chain/>.

2 Google Trends, “Reparations for Slavery,” August 10, 2020, <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explore?date=all&geo=US&q=%2Fm%2F01vp9c>.

3 NAACP, “NAACP Strategic Plan: Game Cha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20, <https://www.naacp.org/about-us/game-changers/>;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and Human Rights, “Our Work,” August 10, 2020, <https://civilrights.org/our-work/>.

4 Ta-Nehisi Coates, “A Case for Reparations,” *The Atlantic*, June,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4/06/the-case-for-reparations/361631/>.

5 Russel Rickford, “Black Lives Matter: Toward a Modern Practice of Mass Struggle,” *New Labor Forum*, Vol. 25, No. 1, 2016, pp. 34-42.

6 Adam Szetela, “Black Lives Matter at Fiv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3, No. 8, 2019, pp. 1358-1383. Black Lives Matter, “What We Believe,” 2020, <https://blacklivesmatter.com/what-we-believe/>. Larry Buchanan, et al., “Black Lives Matter May Be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U.S. History,” *New York Times*, July 3, 2020,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7/03/us/george-floyd-protests-crowd-size.html>.

表示反对赔偿政策。¹ 而到2020年秋，尽管该运动仍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涉及深夜抢劫以及与右翼民兵自卫队的暴力对抗，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呼声也在增加。²

这些反对的声浪不容小觑，因为随着“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向前推进，其议程也扩大到消除所有形式下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虽然在越来越多类似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害的恐怖视频曝光的情况下，“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始终聚焦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暴力执法问题。但当下，该运动目标已经超越了刑事司法的范畴，而囊括了能够帮助世界各地黑人获得“消除白人至上主义”的所有方面；它不仅谴责种族主义，还谴责性别歧视、年龄歧视以及恐同症。³ 它还与大约50个其他民权组织联合组成了一个保护伞组织，即“黑人生命运动”（M4BL）。2016年，“黑人生命运动”的纲领明确包括了对“赔偿”的要求，同时涵盖了促进黑人自决、社区控制、重塑服务于人民而非企业的经济、投资黑人社区的医疗保健服务、住房和教育等诸多事项。⁴

“黑人生命运动”的纲领对“赔偿”这一概念的定义十分宽泛且成本高昂，认为它并不应该只局限于对受奴隶制或种族隔离伤害的人的个人赔偿。“黑人生命运动”呼吁免费的高等教育，免除学生贷款，保障黑人最低收入，企业与政府对黑人社区的医疗保健、住房、食物和土地的经济支持，对公立学校课程和文化历史古迹进行相关修正等措施，以承认奴役、种族隔离和歧视并赞扬少数族裔对这些压迫制度的反抗。记者们写出了“系统性种族主义已成为流行语”，说明非洲裔美国人的抗议议程更趋向于关注解决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体系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⁵ 虽然仍有小部分人像妮可·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那样，仅将“赔偿问题”视为对个人的财政赔偿，但大多数人已将所有对抗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手段都贴上了“种族赔偿问题”的标签。⁶

“种族赔偿”的抗议议程要求根除系统性种族歧视，更趋向于关注解决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体系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

“黑人生命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都强调，

1 Gray Langer, “63% Support Black Lives Matter as Recognition of Discrimination Jumps: POLL,” *ABC News*, July 21, 2020,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63-support-black-lives-matter-recognition-discrimination-jumps/story?id=71779435>.

2 Justin Wise, “Support for Black Lives Matters Dips 9 Percent Since June: Poll,” *The Hill*, September 2, 2020, <https://thehill.com/homenews/514749-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off-9-points-since-june-poll>.

3 Black Lives Matter, “What We Believe.”

4 Black Lives Matter, “Chapters,” 2020, <https://blacklivesmatter.com/>.

5 Justin Worland, “America’s Long Overdue Awakening to Systemic Racism,” *Time*, June 11, 2020, <https://time.com/5851855/systemic-racism-america/>.

6 Nikole Hannah-Jones, “What Is Owe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30, 2020,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6/24/magazine/reparations-slavery.html>.

对黑人的压迫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根植于白人帝国主义时代，并在所谓的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¹ 在许多全球北方国家，有色族裔的移民都遭受着种族主义。“黑人的生命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与世界各地数百个组织结盟，其“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口号已被广泛使用在南美、欧洲、中东、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抗议活动中。² 与白人保护主义类似，“赔偿”运动也坚信自己符合全球潮流，这使其更加大胆，也吸引着更多人加入。

虽然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关于“种族赔偿”的言论及其政策建议仍然太过激进，但其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2020年7月14日，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的议会投票一致同意对该市在历史上参与实行奴隶制的行为道歉。值得关注的是，阿什维尔市坐落于美国南部，其人口中白人美国人占到83%。更重要的是，此后，市议会成立了一个社区赔偿委员会，旨在为增加少数族裔住房所有权和增加商业机会提供资金，³ 该举措并未包含却也没有排除对个人的资金赔偿。这一做法仿效了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2019年11月采用的新税收政策，其主要目标是为非洲裔美国人的住房和就业机会提供资金。目前，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等城市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⁴

除城市行为外，乔治城大学和普林斯顿神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也公开承认它们参与奴隶制的历史，并试图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例如，乔治城大学向其买卖的奴隶后代直接支付了补偿。路易斯安那州的天主教修女也采取了同样措施。⁵ 2020年选举中，许多在同党内建制派的竞争中表现优异的进步派民主党候选人都强烈支持赔偿政策，比如纽约市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⁶ 鉴此，经济学家威廉·达里提（William Darity）将政治上对“种族赔偿”接受度的激增

1 Black Lives Matter, “Chapters”; “What We Believe.”

2 Jen Kirby, “‘Black Lives Matter’ Has Become a Global Rallying Cry against Racism and Police Brutality,” *Vox*, June 12, 2020, <https://www.vox.com/2020/6/12/21285244/black-lives-matter-global-protests-george-floyd-uk-belgium>; Roger D. Harris, “‘Black Lives Matter’ Is International: Where There Is Oppression, There Will Be Resistance,”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 June 18, 2020, <https://www.coha.org/black-lives-matter-is-international-where-there-is-oppression-there-will-be-resistance/>.

3 Ivan Pereira, “Asheville City Council Approves Reparations Plan as Providence Explores Idea,” *ABC News*, July 16, 2020, <https://abcnews.go.com/US/city-council-asheville-north-carolina-unanimously-approves-reparation/story?id=71795059>.

4 Andy Fies, “Evanston, Illinois Finds Innovative Solution to Funding Reparations: Marijuana Sales Taxes,” *ABC News*, July 19, 2020, <https://abcnews.go.com/US/evanston-illinois-finds-innovative-solution-funding-reparations-marijuana/story?id=71826707>.

5 Thai Jones, “Slavery Reparations Seem Impossible. In Many Places, They’re Already Happening,”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20/01/31/slavery-reparations-seem-impossible-many-places-theyre-already-happening/?arc404=true>.

6 Trymaine Lee, “Transcript: Into Jamaal Bowman’s Insurgent Run,” *NBC News: Into America*, July 14, 2020, <https://www.nbcnews.com/podcast/into-america/transcript-jamaal-bowman-s-insurgent-run-n1233817>.

称为“巨变”，尽管美国还远远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在联邦层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¹ 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十年内，美国大多数追求实现种族平等的改革者将受此激励，进一步推动“种族赔偿”这一艰巨目标。

四、危险与进步并存的发展前景

显然，美国种族政治的两个主要对立阵营分别向“种族赔偿”和“白人保护主义”的政策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尚未完成，但也表明美国长期存在的严重种族分裂正在加剧，这十分令人不安。两党在种族问题上分歧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的杰作，无论是在2021年或2025年，他的下台可能会使上述紧张局势降温。但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领导人将会继承他的衣钵。撰写本文之际，继承特朗普政策的潜在候选人为数不少，包括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乔希·霍利（Josh Hawley）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等。² 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赤裸裸地宣扬白人保护主义，但他们都有可能将致力于废除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种族赔偿”视为激进和危险的，甚至抨击其为种族主义的“极左法西斯主义”。反观民主党，在实践中，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将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合理努力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温和民权议程范围内。

然而，要求超越温和民权议程的压力已今非昔比。有鉴于此，多数民主党候选人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美国人，特别是在种族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者，将继续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支持对各种形式的种族赔偿政策的研究，寻找自己可以安全支持的多样化方式。如果他们可以找到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种族政策，那么美国种族政治的下一个时代将不同于当前，可能将会由一个主张转变的、追求平等主义改革的政策阵营所主导。

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和倾向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可以找到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种族政策，那么美国种族政治的下一个时代将可能由一个主张转变的、追求平等主义改革的政策阵营所主导。

（施文律译；陈泽均、节大磊校）

1 Emma Goldberg, “How Reparations for Slavery Became a 2020 Campaign Issue,”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8/us/politics/reparations-slavery.html>; William A. Darity Jr. and A. Kirsten Mullen, *From Here to Equality: Reparations for Black Americ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0.

2 Ronald Brownstein, “Why Republicans Still Can’t Quit Trump,” *The Atlantic*, June 11,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6/republicans-2024-nominee-will-be-trump-acolyte/612925/>.